

World Literature Classic

世界文学名著

源氏物语^上

甄选世界畅销文学作品 呈献世界文化饕餮盛宴

(日本)紫式部 著 陈涛 译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

源氏物语^上



(日本)紫式部 著 陈涛 译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源氏物语 / (日)紫式部 著;陈涛译. —长春: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09.4
(世界文学名著)

ISBN 978 - 7 - 5385 - 1759 - 0

I. 源… II. ①紫…②陈… III. 长篇小说—日本—中世纪 IV. I313.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5240 号

设计制作



装帧设计 袁剑峰

源氏物语

原 著 (日)紫式部

翻 译 陈 涛

责任编辑 于德北 张晓峰

出版发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地 址 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 编 130021

电 话 0431—8564476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创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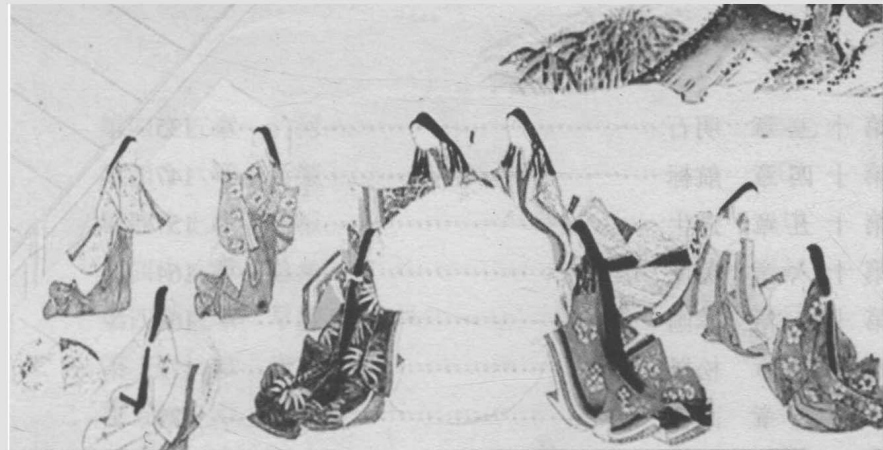
字 数 70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385 - 1759 - 0

定 价 41.60 元(上、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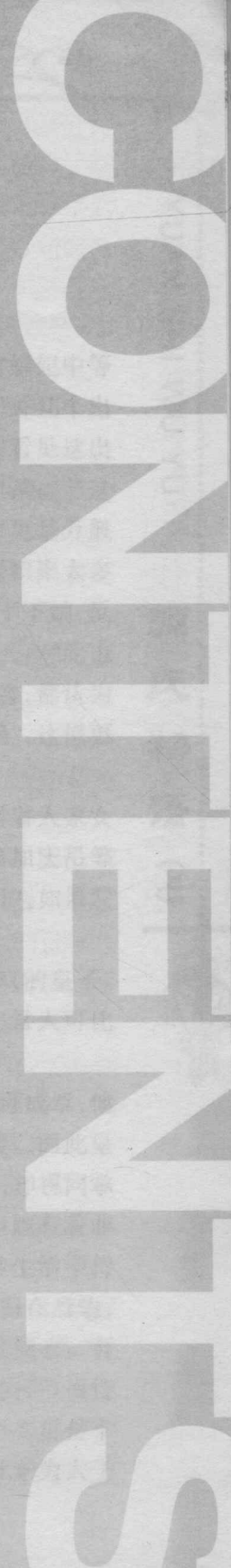


目 录

第一章	桐壶	1
第二章	帚木	10
第三章	空蝉	27
第四章	夕颜	31
第五章	紫儿	47
第六章	末摘花	62
第七章	红叶贺	74
第八章	花宴	84
第九章	葵姬	88
第十章	杨桐	104
第十一章	花散里	120
第十二章	须磨	121

第十三章	明石	135
第十四章	航标	147
第十五章	蓬生	157
第十六章	关屋	164
第十七章	赛画	166
第十八章	松风	172
第十九章	薄云	179
第二十章	槿姬	189
第二十一章	少女	195
第二十二章	玉鬘	211
第二十三章	早莺	224
第二十四章	蝴蝶	228
第二十五章	萤	235
第二十六章	常夏	240
第二十七章	篝火	246
第二十八章	朔风	247
第二十九章	行幸	253
第三十章	兰草	261
第三十一章	真木柱	265
第三十二章	梅枝	276
第三十三章	藤花末叶	283
第三十四章	新菜	290
第三十五章	新菜续	311
第三十六章	柏木	340
第三十七章	横笛	350
第三十八章	铃虫	354
第三十九章	夕雾	358
第四十章	法事	377
第四十一章	魔法使	382
第四十二章	云隐	388
第四十三章	匂皇子	389
第四十四章	红梅	392

第四十五章	竹河	396
第四十六章	桥姬	409
第四十七章	柯根	419
第四十八章	总角	431
第四十九章	早蕨	455
第五十章	寄生	461
第五十一章	东亭	487
第五十二章	浮舟	506
第五十三章	蜉蝣	526
第五十四章	习字	543
第五十五章	梦浮桥	563



第一章 桐 壶

本书说的是天皇时代某一朝,后宫妃嫔很多,这其中有一位更衣(后宫嫔妃中等级最高的是女御,其次是更衣),虽然出身卑微,但是皇上却十分宠爱她。另外几个出身高贵的妃子,刚入宫时就很自命不凡,自以为必能得到皇上的恩宠;现在看见这出身卑微的更衣反倒受了恩宠,于是她们便十分嫉恨她,于是处处对她加以诽谤。与这更衣地位等同的、或者出身比她更卑微的更衣,认为自己无力争宠,无奈中更是万般嫉恨。这更衣朝夕侍候皇上,别的妃子看了自然都妒火中烧。可能是众怨积聚太多吧,这更衣心绪郁结,便生起病来,只得常回娘家调养。皇上见了,更是舍不得她,反而更加怜爱她。如此宠爱,甚至成为国人议论的话柄,即使朝中的达官贵人,对此也大都不以为然。这内宫的事,不久也逐渐传遍全国,民间是一片埋怨的声音,都认为这实在是非常让人担心的,将来难免会引出像中国“安史之乱”那样的大祸。这位更衣处于这样的境地,整日十分苦恼、十分忧心。

这更衣已经去世的父亲曾官居大纳言之位,母亲出身也比较显贵,她看着人家女儿双亲俱全,享尽荣华富贵,就指望自己女儿也能够出人头地,所以每逢参加庆吊等仪式,她总是尽心竭力、百般调度,装得十分体面。只可惜朝中没有重臣庇护,如果发生什么意外,势必无力自保,心中也就更加感到凄凉。

或许是前世的缘分吧,这更衣却生下一容貌非凡、光彩如玉、举世无双的皇子。皇上得知后,急着要见这孩子,忙让人抱进来他看一下,真是一个清秀得非常人可比的小皇子。

大皇子是右大臣的女儿弘徽殿女御所生,因为母家是尊贵的外戚,顺理成章,他自然就成了人人拥戴的东宫太子。论相貌,他确实不如这小皇子清秀俊美。因此皇上对于大皇子,即使珍爱,但相比小皇子之下总显得平常;而对于这小皇子,却视同掌上明珠,宠爱无比,把他看作上天赐予的宝贝。小皇子的母亲虽是更衣,但她有着非同寻常的身份地位,品格也十分优秀,本不必像普通低级女官一样,在日常生活中侍候皇上。皇上对她的宠爱非同一般,以至无法顾及常理,只是一味地要她留在身边,差不多片刻不离。每逢开宴作乐,以及其他佳节盛会,也总是第一个宣召这更衣。有时皇上起床晚了,就不让她回宫室里去,干脆整天就将这更衣留在身边。这样日夜侍候,以更衣的身份而论,也似乎太轻率了。自从小皇子出生后,皇上对这更衣更是十分珍视,以至让大皇子的母亲弘徽殿女御心生疑忌。因为如此下去,来日立为太子



的,恐怕就是这小皇子了。

弘徽殿女御入宫最早,何况她已生几个儿女,皇上对她的看重,并不是一般的妃子可以相比的。唯独弘徽殿女御的疑忌,令皇上忧烦,心里也非常不安。更衣越受皇上宠爱,因而排斥、诽谤她的人也越多。她身孤影只,宫中又没有外戚从旁相助,因此皇上越加宠爱,她越是忧心忡忡。她所住的宫院叫桐壶,从此院去皇上常住的清涼殿,必须经过许多妃嫔的宫室。她在此间频繁来往,众妃嫔看在眼里,心里极不畅快,也是必然的。有时来往得太过频繁,这些妃嫔就恶意作弄她,在板桥上或走廊里放些龌龊污秽的东西,使得迎送桐壶更衣的宫女们路过时,衣裙被弄得龌龊不堪;有时她们又私下里相约,将桐壶更衣必须经过的走廊两头锁闭,使她进退两难,非常窘迫。凡此种种,招式百出,桐壶更衣因此痛苦不堪。皇上得知常发生此等事情,对她却更是怜惜有加,于是让清涼殿后面的一个更衣另迁别处,腾出房间以供桐壶更衣作值宿时的休息室。那个迁出去的更衣,从此对桐壶更衣怀恨在心,也就更不用说了。

小皇子3岁时行穿裙仪式,排场并不次于当年的大皇子。内藏寮和纳殿倾其所有,大操大办,仪式极其隆重,招致了世人的种种非议,但待看到这小皇子容貌出众,举止、仪态超脱凡人,十足一个盖世无双的玉人儿,人们心中对他的妒忌和非议才顿时消去。见多识广的人见了,都十分吃惊,瞠目注视道:“世间也会有这样神仙似的人儿吗?”

这一年夏天,小皇子的母亲桐壶更衣觉得身体不适,想请求准假回娘家休养,可是皇上总不准许。这位更衣近几年来经常生病,皇上已经司空见惯,他说:“不妨暂且住在这里养养,看情形再说吧。”但在这期间,更衣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只过得五六天,身体已经衰弱得厉害了。更衣的母亲太君啼啼哭哭向皇上请假,她这才被准许出宫。即便在这等时候,也得提防发生意外、吃惊受辱。因此决定让小皇子留在宫中,更衣只身悄悄退出宫去。形势所迫,皇上也不便一味挽留,只因身份关系,不能亲送她出宫,心中便有难言之痛。更衣本来是个貌美如花的美人儿,但这时候已经芳容消减,心中百感交加,却无力申述,看看只剩得奄奄一息了。皇上目睹此情,茫然不知所措,一面啼哭,一面历叙前情,重申盟誓。可是更衣已经不能言语,双目无神,四肢动弹不得,只是昏昏沉沉地躺着。皇上狼狈之极,束手无策,只得匆匆出室,命左右准备辇车,但始终舍不得放下她,再走进更衣的房中来,又不准许她出宫了。他对更衣说:“我和你立下盟誓:大限到时,也得双双同行。想来你不会离我而去吧!”更衣也深感隆情,断断续续地吟道:“大限来时悲长别,残灯将尽叹命穷。早知今日……”说到这里,想要再说下去,无奈体弱多病,已是疼痛难忍、气若游丝了。皇上还一意将她留住宫中,亲自守视病情。但是左右奏道:“那边祈祷今日开始,高僧都已请到,已定于今晚启忏……”便催请皇上动身。无可奈何之下,皇上只得允其出宫回娘家里去。

桐壶更衣在离宫之后,皇上满怀悲痛,难以入睡。只觉长夜漫漫,忧心似焚;派去

探病的使者也迟迟不归,不禁长吁短叹。使者到达那更衣家外,只听得里面号啕大哭。家人向他哭诉道:“夜半过后就去世了!”使者垂头丧气而返,如实奏告皇上。皇上闻此噩耗,心如刀割,神智恍惚,只得将自己笼闭一室,枯坐凝思。

小皇子年幼丧母,皇上很想将他留在身边。可丧服中的皇子留侍御前,无此先例,只得准其出居外家。小皇子年纪尚幼,见众宫女啼哭哀号,父皇也泪流不止,心中只是奇怪。他哪能想到平常父母子女别离,已是悲哀断肠之事,更何况生离死别呢?悲伤归悲伤,最后还是要按照丧礼举行火葬。太君恋恋不舍,悲泣哀号道:“让我与女儿一同化作灰尘吧!”她挤上送葬的众侍女的车子,来到爱女的火葬场,那里庄严的葬礼正在举行。此时的太君,心情何其悲痛!她呜咽难言,勉强说道:“看着她,一想着平日的音容笑貌,就好像她还活着,真切地见到她变成了灰烬,才相信她已不是这世间的人了。”说完,哭得几乎从车上跌了下来。众侍女忙来搀扶,百般劝解。她们道:“早就害怕会弄到这般地步的。”不久,宫中的钦差来了。宣读圣旨道:“追封桐壶更衣为三位。”此番旨宣又引起了一阵号啕大哭。皇上想起这更衣在世时,不曾作女御,总觉得异常抱憾,因此追封,给她晋升一级。不想这追封又引得许多的怨忌。知情达理的人,尚认为这更衣容貌秀丽、优雅可爱、性情纯淑、和蔼可亲,的确无可指责。只因往昔皇上太过宠爱,因此遭人嫉恨。现在已不幸身亡,皇上身边的女官们记起她品格之高贵、心地之善良,都不胜惋惜。所谓“生前诚可恨,死后皆可爱。”这古歌必是为此情此景而兴的了。

时光飞逝,桐壶更衣死后,每次例行法事,皇上总派人前往吊唁。抚慰也总是异常优厚。虽已时过境迁,但皇上悲情依旧,实在难以释怀。他不再宣召别的妃子侍寝,只是朝夕以泪洗面、隐愁忍痛。身边的侍臣见此,都忧然叹息、相与垂泪。宫中只有弘徽殿等人,始终不肯容忍桐壶更衣,并说道:“作了阴间的鬼,还令人不得安宁,这般宠爱也真是让人难以理解啊!”皇上虽有大皇子侍侧,可是心中仍是惦念着小皇子,还时常派遣亲信女官及乳母等到外家探询。时值深秋。一日黄昏,朔风乍起,使人顿觉寒气透骨。面对这番情景,皇上忽然忆起昔日之事,倍觉伤神,于是派了刎负命妇到外家询问小皇子音信。命妇即刻登车前往。此时正逢皓月当空,皇上徘徊宫中,举头望月,追忆往昔情形:每逢月夕花晨,宫中必有丝竹管弦之声。那时桐壶更衣或则弹琴,清脆的音色,沁人肺腑;或吟诗,婉转悠扬,不同凡响。她的声音笑貌,时隐时现,似乎就在眼前。然而幻影虽浓,又哪抵得过一瞬的现实呢?

待那刎负命妇到达外家,车子进门方定,只见庭院寥落,四周一片凄凉。这深楼老宅本是桐壶太君温居之处,为了调养这如玉的桐壶女儿,也曾经略加装修,维持过一时的体面。可是自更衣死后,这寡妇日夜为亡女悲伤饮泣,已无治理庭院之心,因此杂草丛生,花木凋零。今日寒风瑟瑟,这庭院便更显冷落凄凉。只剩了一轮秋月,如银盘般向繁茂的杂草遍洒清辉。

命妇从正殿南面下得车来，太君一见宫中来人，禁不住又悲从中来，凄凄惨惨，一时不能言语，好半天才哽咽道：“妾身命苦，现在落得孤身一人枉活人世。猥蒙圣眷，有劳风霜之中，驾临寒门，教老身感愧有加！”说完，泪如雨下。命妇答道：“前几日典侍来此，回宫复奏皇上，说起这里的情形，伤心惨目，真叫人肝肠欲断。我本愚笨无知之人，今日来此，也感到很悲戚！”她略一思索，传旨道：“皇上说：‘更衣之死原来只以为是做梦，一直魂不守舍。后来虽稍稍平静，但仍十分悲伤。真不知何以解忧啊！因此欲请太君悄悄来宫中一行，不知可否？又每每挂念小皇子，想他年幼便丧母别父，在悲泣中度日十分可怜，请早日携其来此。’万岁爷说这番话时的情形，声气断续，忍泪吞声，可能怕旁人笑他懦弱吧，让人看了，实在不忍。因此未及他把话说完，我便赶快退出了。”说完，即呈上皇上手书。太君说道：“老身终日以泪洗面，泪流太甚，以至两眼昏花，承蒙皇上赐此御函，眼前顿添光明。”便拜读圣旨：“本来希望时光的流逝能使心中的悲伤逐渐减少，岂料时久日深，越加无法排遣。实在是没奈何之事！皇儿近来如何？时常想念。不能与太君共同抚养，实是抱憾。今请偕此子入宫，权作怀念亡人。”书中还谈及种种别离之情，并附诗一首道：“夜风进冷露，深宫泪沾襟。遥遥荒离草，顿然倍孤零。”太君未及读完，已是泣不成声。缓缓道：“我这把老骨头，苟活人世是因命当受苦。现在对着松树，已十分羞愧；何况九重宫门，哪还有面目仰望？屡蒙皇恩，百般抚慰，不知如何表达老身感激之情。但臣妾自身，不便冒昧入宫。只是暗自感到：小皇子虽然年纪尚幼，但不知缘何天资异常聪慧，近些日子终日想念父皇，急着要进宫。此实在是人间至情，深可为人怜悯。这事望代为启奏。妾身薄命，居此荒落之地尚可，可是小皇子，实在让他受委屈了……”

此时小皇子正在睡梦之中。命妇说道：“此番本当拜见小皇子，才好将详情回奏皇上。但念皇上尚在宫中等候回音，恕不便在此久留。”便要告辞。太君说道：“痛失爱女，心情郁结，苦不堪言，实欲与知己之人倾诉苦衷，以稍展愁怀。公余之有暇，请务必常顾寒舍，妾身不胜受恩感激。忆往日每次相见，皆为良辰美景欢庆之事。而今传书递柬寄托悲愁，实非所愿。全怨妾身薄命，不幸遭此苦难。亡女初生之时，愚夫妇即寄予厚望，祈愿此女为门庭增光。亡夫弥留之际反复嘱咐妾身：‘务必实现我女入宫之愿，切勿因我之亡故而作罢。’妾身也曾忧念，家中无有力后援，愚女入宫后必受种种委屈。只因不忍违反其父遗命，其后才遣其入宫。承蒙主上宠幸，愚女入侍之后，得到万般怜爱，真是无微不至。亡女周旋于众妃之间因此而不敢不忍受种种无理侮辱。怎料得朋辈嫉恨，日积月累，痛心之事，难于倾诉。终因积忧伤身，以至惨遭大病，命归黄泉。皇上的千般宠爱，现在反成怨恨之根。唉，不说也罢，这不过是我这伤心寡妇胡言乱语罢了。”太君一阵心酸，话未说完已是泣不成声。

此时已是夜深，命妇说道：“太君所言极是，皇上也是有此想法。他说：‘我虽真心真意爱她，也不该这样过甚，以致遭人忌妒，使这番恩爱不能长久。现在想来，我俩的

盟誓，却是一段恶缘！我自信一向未曾作过招人怨恨之事。只为了此人，竟把许多无端怨恨，全都加在她的身上。现在又落得形单影孤，反倒成了个笑柄。这也是前世作孽吧！”他时时申述，眼泪始终未干。”絮絮叨叨，难以详述。

最后命妇又含泪道：“夜已至深，今夜之内还须回宫复奏。”于是急着要动身。此时，冷月西沉，寒风拂面，夜天如水，使人倍感凄凉；乱草丛中，秋虫鸣声哀婉，催人泪下。此情此景，令命妇不忍离去，于是吟诗一首道：“秋虫纵然伴人泣，长宵已尽泪仍滴。”吟罢，尚待登车，只听那太君答诗，命侍女传道：“哭声稠稠似虫鸣，宫人同悲泣声起。”请将此怨恨之词，代为表奏。太君猜想，此番犒赏命妇，所用礼物如富有风趣是不合适的，于是将更衣遗留的一套衣衫、一些梳妆用具，赠与命妇。这些东西也好像专为此用而遗留着的。

众位伴着小皇子来的年轻侍女，人人悲伤，自不必多言。她们看惯宫中繁华景色，悲叹这里衰落凄凉。她们想到皇上悲痛的心情，十分同情，便劝说太君，早些将小皇子送入宫去。这太君思虑自己是不法之身，此时携小皇子入宫，定会招来非议；而自己倘不见小皇子，即使时间短暂，也感到心头不安。小皇子入宫一事，因此搁置。

命妇回得宫来，见皇上还没有安歇，怜惜之情油然而生。清凉殿前，此时秋花秋草正十分繁茂。皇上带着四五个女官佯装观赏。那四五个女官都温文尔雅，和皇上静悄悄地闲聊以为消遣。近些日子，皇上心绪稍宁，早晚披阅《长恨歌》画册。这是以前宇多天皇命画工绘制的，内有著名诗人伊势和贯之的和歌及汉诗。皇上每每论及，也多是这样的话题。这时命妇回宫，皇上见了便急忙询问桐壶娘家的情况。命妇便将此行见闻悄悄奏告。皇上细读太君复书，但见书中写道：“辱承锦注，诚惶诚恐，愧无置身之地。拜读温谕，悲感并聚，以至心迷目眩。嘉荫凋残秋风猛，弱草芳尽不胜悲。”诗中失言之处，可能是悲伤过度，方寸大乱所致，皇上并没有怪罪之心。皇上不想别人窥得自己隐情，但哪里掩饰得住？想起更衣初到时两人千种风流、万般恩爱。现在只落得形单影只，孤身一人，便觉得自己十分悲哀。他道：“当初太君不想违背大纳言遗嘱，才把此女送入宫来。我原本应该好好对待她，以报答此番美意，竟迟迟没有行动。只可惜现在人失琴暗，只能说说空话！”皇上说到此处，觉得十分惭愧。接着又道：“虽然如此，更衣已生下小皇子，等到他长大成人，老太君定得享福之时。唉，但愿他能如太君所愿才好。”

命妇将太君赠送的礼物呈皇上御览。皇上看了，心想道：“这如果是临邛道士探得了亡人居处而带回的钿合金钗，那有多好……”但这样空想，也是无用。于是吟诗道：“君若化作鸿都客，香魂应循住处来。”

皇上看了《长恨歌》画卷，觉得杨贵妃于画中的容貌虽然好看，即使是名家手笔，但始终觉得笔力有限不能栩栩如生，少了生趣。诗中描绘贵妃的面庞和眉毛如“太液芙蓉未央柳”，这比喻固然恰当，唐时的装束也很是艳丽优雅。但一想起桐壶更衣的

妩媚温柔，便感觉所有花鸟的颜色与声音都比不上她了。以前朝夕共处，共吟“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之诗句，还立下誓言。现在一切都化作了水月梦花。此时正当风啸虫鸣，万物伤秋，都是使人哀思。而弘徽殿女御久不参谒帝居，却在此深夜时分赏玩月色，奏起丝竹管弦来。皇上听了，十分不快，只觉得声声刺耳。皇上身边的殿上人和女官们，深察皇上心事，听到这奏乐之声，也都极为厌恶。这弘徽殿女御本来冷酷之至，全然不顾及皇上心思，因此故作此举。此时月已西坠，皇上即口占道：“宫墙月暗泪眼昏，造传荒邸有无明？”皇上想起桐壶更衣娘家的情状，挑灯凝思，全无睡意。忽听得巡夜的右近卫官唱名，方知此时已是丑时。皇上恐枯坐过久，惹人注意，只得进内就寝，仍是辗转难反侧。次日起床，又想起从前“珠帘锦帐不觉晓”的情景，不免又是触景生情，朝政也懒得理了。早膳勉强举筷，也只是应名罢了；正式御餐，早已废止了。因此侍膳的人，见此情景，个个忧愁叹息。近身侍臣，无论男女，人人着急，均叹道：“这实在是毫无办法的了！皇上和这桐壶更衣，定有前世宿缘。更衣活着的时候，皇上一味宠信，对众人的讥讽怨恨一概不理。及至死后，又日日悲叹，凡与这更衣有关之事，都一味伤情，甚至疏懒朝政。真是无法想象啊！”并引唐玄宗等外国朝廷的例子来低声议论，暗自叹息。

过了些日子，小皇子回宫。这孩子越来越俊美了，竟不似尘世间人，皇上对他更是十分怜爱。来年春天，册立太子，皇上心中极欲立小皇子为太子，但苦其无显赫的外戚作后援；而废长立幼，又为世人所不容，恐反而对小皇子不利。于是打消了这念头，只好不露声色，仍立了大皇子为太子。于是世人便有评论：“对小皇子钟爱这样，终于不立为太子，看来万事毕竟是有分寸啊！”大皇子母亲弘徽殿女御至此也感到宽慰了。

自从女儿死后，这更衣太君一直悲伤抑郁，无以自解。她终日向佛祖祈祷，愿早入天国，与女儿相聚。不久，果蒙佛力引渡去了西天。皇上为此又十分悲伤。时小皇子年方6岁，已略晓人情世故，哭悼外祖母，真是满目悲凉。祖孙相依多年，难分难舍。奄奄一息之时，口中念念有词，始终放心不下这小外孙，确是悲戚不已。小皇子从今以后也就长留宫中了。

小皇子读书时，年纪7岁，其聪明伶俐，已是绝世罕见。皇上见他太机敏了，反倒觉得担心。他道：“现在谁还再去怨恨他呢？他没有母亲，就此一点，大家也该好好照顾他。”皇上驾临弘徽殿，也经常把他带去，还让他入帘玩耍。这小皇子确实长得好看，面恶或有仇怨的人，一看见他可爱的情态，也禁不住面带喜色。弘徽殿女御也不忍心恨他了。除了大皇子以外，这弘徽殿女御还生有两位皇女，相貌都比不上小皇子的俊美。女御和更衣们见了小皇子，也都不计前嫌。人们都想：小小年纪竟这般雅致风韵、仪态羞媚，确是十分的招人喜欢；倘要和他游戏玩耍，还须谨慎对待才是。再加上小皇子天资聪慧，规定学习的各种学问，均能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就是琴笛之类，



也很是精通、纯熟,演奏起来,清纯悦耳的声音响彻云霄。其多才多艺几乎无所不通,让人难以置信。

却说朝鲜国派使臣来朝见皇上,其中有一个有名的相士。皇上召见这相士,想让他给小皇子看相。但宇多天皇时已有禁令:外国人不得入宫。皇上便将小皇子扮作朝臣右大弁的儿子。这右大弁本来是小皇子的保护人,他们一起来到招待外国使臣的鸿胪馆访问相士。相士看罢小皇子的相貌,十分惊讶,又几度侧首细看,不胜诧异。他道:“这位公子从相貌上看,有君王之相,应该登至尊宝座。但果真这样,国家恐怕要乱,自己忧患实多。假如作为朝中大臣,辅佐治理天下,则又与其相貌不合。”这右大弁本来是个富有才艺的博士,当下便和这相士海阔天空地交谈起来,言语也很是投契。两人对诗作文,互相答谢。相士即日便要告辞回国,他此次得见这样相貌不凡的人物,已感欣幸之至;现在离别在即,反生几分悲伤。他作了许多优美诗文表达此种心情,并赠与小皇子。小皇子也吟诵诗篇,作为答谢。相士读罢小皇子的诗篇,赞叹不已,再次赠送种种珍贵礼品。朝廷也重重赏赐这相士。此事虽然秘而不宣,但世人早已传遍。现太子的外祖父右大臣等得知此事,恐皇上有改立太子之意,于是便已心生疑忌。

皇上英明有道,也很能精通相术,对小皇子的相貌,心中早就有了安排,也就一直不曾封他为亲王。现在听这朝鲜相士所说和自己英雄所见略同,一方面觉得这相士实甚高明,另一方面周密考虑:“一定不让他做个没有外威作后援的无品亲王,以免他一生多难。我还能在位几年,也难料定。反还不如让他做个臣子,将来辅佐朝廷。为他前程思谋,也不失为两全其美之计。”从此就教他研习辅佐朝政的种种学问。小皇子明了此道之后,更显得才华横溢了。观其才华能力,居臣下之位,确实太为可惜。但是封他为亲王,定然招致世人疑忌,反而对他不利。让精通命理的人为此推算,结果相同。于是皇上下定决心将这小皇子降为臣籍,赐姓源氏。

岁月流逝,但皇上对桐壶更衣的思念却丝毫未减。有时为驱散愁云,也召见一些颇负盛名的佳人,但有谁能和桐壶更衣相比?因此更感到如桐壶更衣那样的美人真是世间仅有她一人。于是从此毫无美色之思,也日渐疏远了每个女人。一日,一个侍候皇上的典侍,提起先帝(此先帝是皇上的堂兄弟或伯叔父)的第四皇女,说她容貌姣好,人人夸艳,其母后也非常怜爱她。这典侍曾侍候过先帝,与她母后也很是亲近,时常进出宫邸,亲眼看着这四公主长得花容月貌;而且现在也时常隐约窥见其姿容。这典侍奏请道:“臣妾已入宫侍奉三代主人,未尝见到与桐壶娘娘相似之人。只有这四公主貌似桐壶娘娘,也实在是倾国倾城之貌呵。”皇上闻言,想道:“难道说是世间还有这样巧合之事?”一时心动,便传备厚礼,唤四公主进宫。

得到皇上传唤,四公主母后异常着急,想道:“这可如何是好?这可如何是好啊?弘徽殿女御乃歹毒妇人,桐壶更衣分明便是被她折磨死的。前车之鉴,真让人心悸!”

她左思右想，踌躇不定。终于未将四公主护送入宫。不巧这期间母后突然病亡，落得四公主孤身一人。皇上心生怜悯，诚恳地遣人存问，对她家人道：“请将四公主送进宫里来吧，我把她当做子女疼爱。”四公主的众侍女、保护人，还有作兵部卿亲王的兄长都认真思量道：“与其在家孤苦度日，还不如送入宫中，心情可能宽慰一些。”便送四公主入宫。四公主住在藤壶院，于是称她为藤壶女御。

待皇上召见藤壶女御，觉得她容貌风采秀丽，确实酷似已故桐壶更衣，而且出身高贵、气质不凡，妃嫔们对她又无可贬斥。藤壶女御入宫后，也确实很是称心。已故桐壶更衣出身低微，受人鄙夷，偏偏却深得皇上恩宠。皇上虽仍然钟情于桐壶更衣，但爱情却不知不觉间移注到藤壶女御身上，心情自然也就变得欢慰了。这实是人间常情，真令人感慨啊！

源氏公子时刻不离皇上左右，日常侍奉皇上的妃嫔们对源氏公子也从不按规矩回避。妃嫔们个个都自以为美貌不逊于别人，而她们也全都妩媚窈窕。然而她们个个都比公子年长，态度也老成规矩；唯这藤壶女御年龄幼小，相貌又十分出众，见了源氏公子经常害羞躲避。公子朝夕出入于宫禁，自然经常窥见藤壶女御美色。母亲桐壶更衣去世时，公子年方3岁，自然不曾记得他母亲的面容。但听那典侍说起母亲，与这位藤壶女御相貌十分相似，年幼的公子便心生恋慕，也每每对这位继母十分亲近。两人同是皇上宠爱亲近的人儿，皇上便经常对藤壶女御说：“不要疏远这孩子。你和他母亲相貌异常肖似，他亲近你，不要认为是无礼，要对他多疼爱才好呢。他母亲音容笑貌和你相像，自然他的音容笑貌也和你相像。你们两人作为母子，也是相称的。”源氏公子听到此话，童心暗自高兴。每当春花秋月、良辰美景之时，他常常到藤壶女御身边亲近，表现出他对藤壶女御的恋慕之情。弘微殿女御对藤壶女御也很忌妒，因为如此，也引起她对源氏公子的旧恨，对源氏公子也很是不能容纳了。

皇上经常称赞藤壶女御声满天下，把她视作绝代佳人。但源氏公子的容貌比她更加光彩动人，因此也就有人把他称为“光华公子”。藤壶女御和源氏公子都很受皇上宠爱，因此人们又把她称为“昭阳妃子”。

源氏公子着童子装，十分美艳动人，改装真是有些可惜。但宫中惯例，男童12岁了，都应举行冠礼，改作成人装束。为了将这仪式办得体面，皇上亲自安排指挥，日日辛劳。除规定的制度之外，又增加了多种排场，使规模更加盛大。以前皇太子在紫宸殿举行冠礼，场面十分隆重；而源氏公子的冠礼，皇上想要其比那次更加隆盛。仪式的飧宴，一直是内藏寮及谷仓院当公务办理。但皇上深恐他们办得不周密，因此特别降旨，务必操办得尽善周全。仪式设在皇上最喜爱的清凉殿东厢，东面是皇上宝座，在宝座前设置受冠者源氏和加冠大臣的座位。

申时源氏公子上殿。他梳成“总角”的鬓发，向左右分开，在耳旁挽成两个可爱的双髻，非常娇艳可爱。马上就要改作成人装束，实在非常可惜啊！执行剪发仪式的大

藏卿,看着源氏公子一头青丝美发,也实在不忍心下手。此情此景,使皇上又怀念起他母亲桐壶更衣来。心想:要是更衣还活着,见此情景不知该作何感想。想到此处,竟又要落泪,又只得隐忍下去。

加冠之后,源氏公子到休息之处换成人装束,走上殿来拜见父皇。众人一见,都是赞叹不已。皇上更是百感交集,往日几乎淡忘的伤恻之情,而今重又涌上心头。先前担心源氏公子天真烂漫的可爱风姿因改装而减色,谁想改装之后,竟更加俊美可爱了。

行加冠之礼的左大臣,夫人是位皇女,足下一女,名为葵姬。皇太子喜欢这葵姬,想娶她,无奈左大臣迟迟不答应,原来他心里想将此女嫁与源氏公子。他曾将此意奏请皇上。皇上心想:“这孩子加冠后,没有高贵的外戚作后援。左大臣既有此心,我也就成其美事,教葵姬侍寝吧。”冠礼之前,皇上曾催促左大臣早作准备,正好左大臣意欲早成此事,也就欣然应允了。

仪式完毕,众人退殿到侍所。此时侍所之内,大张筵席。源氏公子在诸亲王末席落座。左大臣在席上隐约提起葵姬。公子年纪还小,腼腆低头,羞而不答。不久内侍传旨,皇上召见左大臣。待左大臣入内见驾,御前众命妇便将加冠犒赏品赐予他:照例是白色大褂一件、衣衫一套,并赐酒一杯。其时皇上吟诗道:“童发已承亲手束,合欢双带绾成无?”诗中暗含结亲之意,左大臣听了心中十分高兴,立即和道:“朱丝已绾同心结,只愿深红永不消。”随即走下长阶,来到庭中,拜舞叩谢皇上。皇上则命赏赐左大臣左马寮御马一匹、藏人所鹰一头。各公卿王侯也都依次排列阶前,分别拜领赏赐。由源氏公子呈献众人的肴饌点心,或装匣,或装筐,均由右大弁受命调制。另外赏赐下僚的屯食,犒赏其他官员的礼品,都装在古式柜里,满放陈列,所有的桌儿也已塞满,礼品的丰富和盛大胜过皇太子加冠之时。

当天晚上源氏公子就去左大臣邸宅迎亲,盛大的结婚仪式,其场面又为世间少见。左大臣看着自己女婿,确实娇小玲珑,俊秀美丽。只是葵姬比新郎年纪稍大,觉得有些不称心,心中有些尴尬。

左大臣历来受皇上信赖,夫人又是皇上的同胞妹妹,所以在各方面都十分显赫。现在又招得源氏公子为婿,声名自然就更加显赫了。皇太子的外祖父右大臣,虽然和他都是朝中重臣,将来还可能独揽朝中大权,但现在与左大臣相比,也自愧不如。左大臣姬妾成群,子女众多。正夫人所生的一位公子,现任藏人少将之职,也和源氏公子一样,十分俊美,是个英俊少年。右大臣虽与左大臣不睦,却十分看重这位藏人少将,竟将自己疼爱的第四位女公子嫁给了他。右大臣对这位女婿的钟爱,也并不亚于左大臣对源氏公子的重视。这两对翁婿也是世所罕见的!

源氏公子常被皇上宣召,形影相随,就很少去妻子家里。他心中一直仰慕藤壶女御盖世无双的美貌。心想:“我能和这样一个世间少有的美人结婚,该有多好。”这葵

姬也是府门千金、左大臣的掌上明珠，娇艳可爱，只可惜与源氏公子性情总是不合。少年人总是很专一，源氏公子对藤壶女御秘密的爱恋，无人能移其心。既已加冠成人，再像从前那样随意的穿帘入幕是不可能了。只有借作乐之时，隔帘吹笛，与帘内琴声相和，借以传达爱慕之情。有时仅听到藤壶妃子隐约的娇声，也能使自己的倾慕之情得到些许安慰。源氏公子因此一直乐于住在宫中。每每在宫中住了五六日之后，才到左大臣邸宅住两三日，这样与葵姬若即若离。左大臣则念及他年龄尚浅，难免任性，也并不加以留意，仍旧一心一意地怜爱他。源氏公子身边和葵姬身边的侍女，都是世间少有的绝色美人，又常举行公子心爱的游戏，千方百计讨其欢心。

桐壶更衣以前所住的桐壶院，现在被赐予源氏公子在宫中的居所。往日侍候桐壶更衣的侍女，也未加遣散，转于侍候源氏公子了。桐壶更衣娘家的邸宅，也由修理职、内匠寮奉旨大加改造。这里本来有林木假山，风景十分优雅；现在更将池塘扩充，大兴土木，装修得愈加美观了。这便是源氏公子在二条院的私邸。源氏公子常想道：“这个居所，如能让我与心爱的人儿居住才好啊！”每每想到这些，心中难免有些忧郁。

世人皆言：“光华公子”，是那个朝鲜相士意欲夸赞源氏公子的美貌而取的名字。

第二章 帚木

“光华公子源氏”，就是光源氏，其实他一生屡遭世间讥讽评论，尤其是那好色的作风。虽然他自己深恐流传后世，落个轻浮之名而竭力加以掩饰，却偏偏众口流传。但是，实际上源氏公子这个人处世非常谨慎，遇事小心翼翼，并无逗人听闻的艳事绯闻。交野少将（今已失传的一部色情小说的主角）倘知道了，一定会笑他迂腐吧。源氏公子官居后宫近卫中将的时候，常在宫中侍候皇上，难得回左大臣邸宅居住。以致左大臣家的人有些怀疑：难道说是源氏另有新欢？其实源氏公子本性绝非那种好色之徒。他虽有此种倾好，也只是偶尔发作，才违背本性，而作出不应该有的举动来。

细雨连绵，久不天晴；其时宫中正值斋戒期间，不适合出门，人人连日闭居室内，以避不祥。源氏公子就在宫中长期逗留。左大臣家期盼时间长了，不免怨恨。然而还是备办种种服饰及珍贵物品，送入宫中供用；左大臣家诸公子也天天到源氏公子的宫中住室淑景舍来相陪。诸公子中，那位藏人少将，如今升任头中将，此人和源氏公子特别要好，每当游戏作乐之时，此人总是最可亲、最熟悉的对手。这头中将与源氏公子相似：右大臣看好他，赞他为婿，但他是个好色之徒，不愿意去这正夫人家，而把自己家里的房间装饰得富丽堂皇。源氏公子来了，他在此室中招待他；去了，他陪他同行，两人形影不离。不论昼夜，不论学问或游艺，都两人共同研习。他才能横溢也

竟不亚于源氏公子。不管去哪里，一定相与偕往。这样，两人自然十分友爱，相处不拘礼节。心中感想，也无所不谈了。

一日，下了一场大雨，到黄昏仍没有停下来。夜深了，中殿上侍候的人不多；桐壶院较以往更加寂静。灯光下，两人正在看书，头中将顺手从旁边的书橱中拿出彩色纸页誊写的情书一束，正要打开瞧瞧，源氏公子阻止道：“这里面有些是不能给你看的，让我挑出些无关紧要的给你看吧。”头中将听了，心中非常不满意，回答道：“那些不愿告诉别人听的心里话才正是我想看的呢。普通的情书，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也能收到不少。那些恨男子薄情的诗句，才是我们喜欢看的呢。”源氏公子只好与他看了。其实，放在这里的，也不过是些很一般的東西。重要而有隐情的情书，怎么会放在这等显眼的书橱呢？头中将读过以后，说道：“各式各样真不少哩！”就凝思猜测起来：这是某某写的，那是某某写的。有的猜得很对，有的猜错了路子，便疑惑不决起来。源氏公子只在心里觉得可笑，也并不多作解释，只是一味加以敷衍，把信收藏起来。然后说道：“像这样的东西，你那里一定也是很多的。我也正想看些，我情愿把整个书橱打开来与你交换。”头中将道：“我那些，你哪里看得上眼呢？”接着，便发起感想来：“我到现在才明白：世间女人众多，可十全十美、美玉无瑕的却不可多得。那些外表风雅超群，信写得美妙，交际也得体的人也多，可要在各方面都很是优异的女子，却实在难得。自己稍微懂得一点，就一味夸耀而看轻别人，这样令人讨厌的女子，却是很多啊。经常有这种女子，父母都健在，对她又怜爱疼惜，娇藏在深闺，将来的期望好像也很大；男子从传闻中听说这女子的某种才艺，便倾心爱慕，也是常有的事。此种女子，大多容貌姣好、性情淑庄，花般年华，却闲暇无事，模仿别人，专心学习琴棋书画以自娱，结果学得一技之长。媒人往往隐去不足而夸大她的长处。听的人即便有点怀疑，又无法推断其为说谎。但一旦相信了媒婆的话，和这女子相见，以致相处，其结果也是往往令人失望的啊！”

头中将说到此处，装作老成地叹息一声。源氏公子对他的话并不十分赞同，但觉得其中还是有些道理，便笑道：“她们中能说全都没有半点才艺吗，有没有呢？”头中将闻此，当下又议论起来：“一个女子，真个一无所长，谁也不会受骗去向她求爱。只恐怕世上完全一无是处的与完美无瑕的女子，同样都是罕见的吧。身世显赫的女子，众人宠爱，缺点多被掩饰；听到见到的人，自然也都认为是个绝色美人。而中等人家的女子，她的性情、长处，外人都看得到，优劣是比较容易辨别的。至于下等人家的女子，不会惹人注目，也就微不足道了。”

他说得滔滔不绝，源氏公子听了非常感兴趣，便追问道：“这等级是怎么回事？分上中下三等，以什么作为标准呢，譬如有一个女子，本来门第高贵，后来家道衰微，地位降低，身世零落了。另有一个女子，生于平常人家，后来父亲升官发财了，自命不凡，扩充门第，力求不落人后，这女子就成了名媛。这两人的等级怎么区分呢？”正在